

戰 時 學 府 見 聞

復旦大學在孤島

● 郎萬法 (大學教授、會計師、中外雜誌特約撰述委員)

復旦校名意義深長

台灣日月潭中有個光華島，中壢有個復旦中學，上海有個復旦大學。有人問，為什麼稱光華島，為什麼叫復旦。問的好，這是有典故的，起碼要追溯到上古時期，虞舜所作的卿雲歌：「卿雲爛兮，糾縵縵兮，日月光華，旦復旦兮。」民國初年尚以卿雲歌詞，一度用為中華民國國歌。但是復旦中學、復旦大學的「復旦」，除上述典故外，且與上海震旦大學有關。話說，清末年間，馬相伯先賢毀家興學，會合法國天主教耶穌會，在上海創辦震旦學院。正式開辦後，法國神父主張有關課程均以法文為教材，不採英語，並要求學生研修宗教課程，以致引起學潮。當時馬相伯站在同學立場，於是耶穌會亦強迫馬氏離職「養病」。如此這般，學生紛紛退學。馬氏為學生著想，只好另行籌組新校。力邀嚴復、張謇、熊希齡、薩鎮冰等許多名流為校董，並推葉仲裕、于右任、邵力子等為幹事。由于右任倡議，將新校命名為

復旦。旨在恢「復」震「旦」并寓有朝氣之名，同時亦含有「復」興中華就在「旦」夕之義。經各籌備人員一體同意，乃採用復旦二字。那年歲次乙巳，公元一九〇五，光緒三十一年。所以到現在復旦校徽上仍註有乙巳年八月，可見復旦校名，意義深長，原來如此。

先後六遷絃歌不輟

孟母為調教孟子而三遷，復旦大學先賢們為愛護學生，亦一遷再遷，以定點而論，總共遷了六遷，這段滄桑史，說來話長，這裡只好扼要述之：一、籌備時期，以上海英租界愛文義路二十二號為臨時落腳地。二、後經兩江總督周馥撥款支持，又蒙江南楊提督，撥吳淞鎮舊提督行署為校址，於陰曆八月十六日，陽曆九月十四日正式開學。先後有馬相伯、嚴復、夏敬觀、高鳳謙等先賢擔任校長(當時稱監督)。三、民國誕生，吳淞行署被軍方佔住，于右任其時榮膺交通部次長，為關心復旦，代復旦向教育部申請，

請概允撥借上海李公祠為校舍，幸蒙蔡元培教育總長批准，於是海格路底李公祠又成了復旦大學校址。再度推馬相伯為校長。不久，馬氏因事出國，改由教務長李登輝為校長。四、民國七年李校長到新加坡、印尼等地捐得大批款項折合銀元有十五萬元。並有上海熱心人士支助，在江灣購地七十多畝，大興土木，開始建校。於民國十年冬，部分校舍落成，翌年春，鶯遷喬木，大學部一律由李公祠搬到江灣。五、民國二十六年八一三日寇海陸空軍侵略上海，江灣校舍大部分被毀，學校被迫只好西遷，先到廬山落腳。不久，南京失守，於民國二十六年十二月再遷重慶，暫住菜園壩四川校友創辦之復旦中學。於民國二十七年，又在重慶北碚黃桶鎮附近下壩(後改稱夏壩)興工建校，以迄勝利復員。

未能西遷而留滬部分師生避免畢業中斷，以處變不驚，當機立斷，由李登輝(騰飛)校長徵得許曉初(曾任國大代表)、江一平(名律師)、奚玉書(名會計師)等留滬

復旦大學在孤島

復旦大學在孤島

復旦大學在孤島

校董同意，租得公共租界北京路中一信託大樓空屋為教室，於民國二十七年二月開學。並致電教育部，給予備查。迨後教育部以「復旦大學補習部」字樣核准。八月又遷至法租界霞飛路一七二六號上課。兩週後法租界當局著令停辦。無奈，九月再搬到仁記路中孚大樓繼續開課。十二月又以李登輝老校長與殷以文總務長私人名義，向中國實業銀行簽約，租下英租界赫德路五七四號，獨門獨院樓房一幢為校址，自民國二十八年一月起迄民國三十五年三月底止，絃歌不輟，共七年三個月，在孤島上以此為校。

由於筆者在孤島時期的上海赫德路復旦就讀，僅就記憶，將校中浮光掠影，所見所學，雪泥鴻爪，用為紀念。

## 無校名標誌的大學

民國二十六年八一三之後，上海兩租界，屹立不搖，但四週均被日軍封鎖，所以全國各地統稱上海租界地為孤島。復旦大學在上海赫德路的校舍，座北朝南，原係一幢三層樓獨門獨院的洋房住宅。與該時上海一般花木扶疏的大公館規模相比，氣派還差得很遠。學校當局當時怎樣接頭借到這所房屋用為校舍，尚缺少詳細記載。筆者當時忝為學生，只能僅就輪廓描述一下而已。

黑色大門沒有標誌學校字樣，倒是門雖設而常開。如果沒有八九百學生進進出出，誰也看不出這是孤島時期的復旦大學。這幢

三層住宅，有兩面通道，各有樓梯上下。一、二層東西各分大小房間三、四間不等，部分充做教室，部分供辦公之用。三樓隔一大一小兩大房間，專為共同必修教室，可容一、二百學生聽講。後面佣人房改為教授休息室，亭子間也充小教室，車庫變成圖書館及閱覽室。庭院臨時搭建茅棚用為停放學生腳踏車兼供活動中心。靠東面牆腳也搭建兩小間木屋，也算教室，整個空間所餘不多。看起來雖然因陋就簡，好像隨遇而安。但行政當局辦學認真，教授陣容：當時有李登輝、金通尹、李權時、朱香晚、施霖、傅東華、應成一、安紹芸、周德熙、陳科美、孫繩曾、褚鳳儀、朱斯煌、陳高鏞、趙景琛、顧仲彝、殷以文、耿淡如、戴壹心、姚克、應功九、汪禮彰等著名學者助陣，仍極一時之盛，不愧為一流學府，大有「斯是陋室惟吾德馨」之氣概。

## 臨陣磨槍天衣無縫

大一共同必修國文、英文課程，有好多位先生任教，學生選課時，只要與其他必修課程不衝突，可以任選其一。當年開學時，我選的李白園先生所授大一英文，第一天第一次上課，李教授拿出上課證一張一張點名，點到筆者的時候，就注目而視，並將我那張卡片單獨擱置。點完之後，宣佈選一篇 *Lazy Bone* 來教，接著以滬語說：「剛剛點名時光發現郎萬法這位同學選我的課，入學

考試伊個英文試卷是我看的，伊個那篇英文作文寫得交關好，一般專修英文的大學畢業生，也不一定寫得出，由於伊個姓也特殊，所以仍記得清爽，今天就請之郎，先來讀讀這篇 *Lazy Bone* 給大家聽聽看。」本人一聽指名道姓叫我宣讀，非同小可。不但心虛而且臉紅，急中生智，推說傷風嗓子痛，下次再念，如此這般總算搪塞過去。記得在中學時代聽過一首調皮歌詞：「Father Mother 敬稟者，兒子在外讀 Book，樣樣功課都 Good，唯有 English 不及格。」我就是英文永不及格的學生。話要從頭說起，我十九歲（民國二十五年）春天開始就讀山東煙台益文商專附中初一，以年歲稍大便連續不斷以同等學力跳班轉學，二十三歲（民國二十九年）秋天進入上海復旦。初高中加在一起一共讀了四年半，中間還在上海震旦大學附中讀了一年法文，若說英文能讀好，那真是天曉得。考復旦時，採取臨陣磨槍不快也光的心態，碰碰運氣。於是買了幾本英文作文範本，連夜死背了幾篇，如：我的家庭，我的生活，我的個性，我的志趣等等。入學考試英文作文試題恰好是我的志趣，一看，正中下懷，乃天助我也。為了避免全篇一字不差照抄原文，容易被發覺而淘汰，乃按胸中記憶猶新的幾篇類似文章，融會貫通，單憑記憶，分段摘錄，第一段先敘說家庭，然後及於生活再寫些個性，最後引述志趣，起承轉合，可謂天衣無縫。範例英文，焉能不

好。李老師所以欣賞，良有以也。爲了怕西洋鏡拆穿，露出馬腳，趕快改選了事。從那以後，再望見李老師便退避三舍。

### 校長一生奉獻教育

孤島時期的復旦，雖然受了校舍環境限制，沒有體育課程，對外亦不敢公然列隊遊行，從事愛國活動。可是平常仍有很多小型集會，用爲聊勝於無。例如：到膠州公園向八百壯士孤軍營致送慰問品，由雷團附接見，那時謝晉元團長已殉職。爲了精神支持，偶而與孤軍壯士們作一場籃球比賽，聯絡感情，以示彼此勿忘在莒。課餘還有姚克老師導演由田嘉章、顧康時學長們公演「少奶奶的扇子」，另外還參加苦幹劇團黃佐臨執導「樑上君子」，並有趙世洵學長主辦的基督教團契等等，都是我們的課外活動。參加團契的同學，在我當時看來，起碼都在三十歲上下，女的穿旗袍一派大家閨秀氣度，男的著西裝儼然社會名流風範。筆者雖然土頭土腦，在那些閩秀名流寬容不棄之下，附驥效力，有時反而成了不可或缺的一員。李校長登輝雖然年事已高，倒是常常蒞校視察，偶而也參加團契活動。因此我們也嘗服侍左右，而聆聽到如下的意外故事：一天，正是苦幹劇團在霞飛路巴黎劇院由經濟學系田嘉章學長演出的「樑上君子」一齣話劇時，李校長府上半夜裏真闖進去一名樑上君子，翻箱倒櫃毫無所獲的當口，李校長聞聲驚

起，黑暗中問明究竟，知道是小偷入室，反而對這個竊賊說：「別的東西都可以拿，我那部韋氏大辭典，千萬不要順手牽羊。」然後竊賊便悻悻然離去。可見李校長一生爲教育而奉獻，個人生活卻家徒四壁。不由得使我聯想到幾年前教育界一位前輩輓考試院一位好友曰：「君爲五斗米折腰，三考三卡送去老命，嗚呼；我是十萬元逃身，一分一厘了此殘生，哀哉。」記得當年人事局曾施行早午晚上下班三次打卡，每年要考核三次。民國四十幾年公教退休，只能拿到新台幣拾幾萬元退休金，優利存款，年息一分一厘。這是多麼切實的寫照，嗚呼哀哉，言之鼻酸。

### 公司法的海上三王

早在我尚未讀初中，仍做小夥計的時候，在煙台北大街上偶然看到一家商號招牌寫的永康造鐘無限公司，後來才知道，在復旦教育學系就讀的煙台富戶牟麟先學長，就是這家公司的少東。當時由於一心想了解何以叫無限公司，走進去向店員問詢，打聽結果不得要領，便自以爲無限者，可能代表永遠不會倒閉的意思吧！不久，在福祿壽電影院看了一場胡蝶與龔稼農合演的電影「永遠的微笑」，龔飾馬車夫專心向學勤研六法全書，一天遺失六法全書，被胡蝶拾得而送還，於是發生感情，後來龔氏擔任法官，有情人終成眷屬。於是我對六法全書何以會有

如此法力，也發生了好奇心。假日逛街，在書店裏無意中看到書架上擺的六法全書，順手取下，一打開，適巧翻到公司法，豁然看到無限公司字樣。當時雖然仍有丈二和尚之感，卻引發了我要發奮進學的念頭，也影響到後來讀商科的志向。故而在復旦時對公司法也特別留意。

在上海復旦大學教公司法的有王效文、王孝通、王去非三位先生。凡在上海教育界的朋友，可能都會曉得他們。而一門公司法課程，一學年先後聽過三位講授的，除了我們這一班同學外，恐怕不多了，很可能既空前也絕後。我有幸選讀公司法時，第一學期是王效文先生所授，每遇上課既不用課本也不用講義，只拿粉筆登場，講起來條理清晰。一開始就使我了解到公司是營利事業的社團法人，不同於合夥與獨資。而無限公司乃指股東不以出資爲限，對外負無限償債責任。王效文老師不愧爲公司法的權威教授。第二學期改由王去非先生講授，開始上課先自我介紹：「我是教公司法的海上三王之一。」緊接著掏出來當舖的當票供同學傳閱，然後講述他如何當法官，如何清廉，生活如何貧苦等等。不久，由於精神失常，自殺過世，於是換請王孝通先生主講。孝通先生乃飽學之士，但講課聲音奇小，雖然諄諄善誘，坐在第四排就聽不見了。考試時他老人家在黑板上寫出五題任擇三題，寫完了題目，便面對黑板而坐。考生們儘管「自助人助」，

考試完畢，無不皆大歡喜。

## 猶看姊妹花的故事

現在復旦校友會理事也是復旦中學校董的應式文學長，他的哥哥應成一教授，是當時教社會思想史非常叫座的一位老師，也是社會學系系主任，我慕名隨堂旁聽，的確不同凡響。曾記得講到秦始皇時代道教盛行，秦始皇東巡，常遠望渤海中長山列島，在薄暮時浪花沖擊岸石發生磷光，以為是有仙人。方士徐市趁機獻策借五百童男童女，入海求仙採取不老不死仙藥，而東去扶桑一去不返等等，頗有見地。不過應老師講起課來，偶而略帶口吃，尤其講到精彩的緊要關節，便繞著講臺一面踱步一面手拍講臺，每環繞一週，才能講出擲地有聲的宏論。學生習以為常，每到這種節骨眼，無不聚精會神靜靜的等待著。有一天正當應老師轉圈拍講臺的時候，教室斜對面一幢房子陽臺上，出現了兩位花枝招展的年輕女子，憑欄遠眺，卻被部分學生偶然發現伸頭外望，於是跟著外望的大有人在，剎那間由靜而動，這種異於尋常的舉動，應老師也跟著一望，便脫口而出：「學生不知亡國恨，隔窗猶看姊妹花。」雖然應老師面有愠色，卻引起了一陣哄堂大笑。

## 水力文化和平民族

教中國通史的陳高鏞先生，一襲長衫，

紅潤面龐，略似他的鄉賢關雲長。講起話來，山西腔很重，但每堂必滿，他的講義僅提綱挈領，講課時另行發揮。講到東西文化，先提到在商務出版，著有「東西文化及其哲學」的梁漱溟，並介紹梁漱溟早年如何考北京大學連續考了三年皆未考取，第三年看榜時遇到上兩屆同考的在校就讀生，對方以諷刺口吻叫他從後面看起，如果後面無名就不必朝前看了。他一氣之下，回敬了一句：「不要以為你們了不起，焉知三年後我不能來教你們。」經過這番刺激；有點看破紅塵，常到廟裡研讀佛教經典，偶有心得，便在北平晨報副刊發表。其後第三學年北大中國哲學史是胡適擔任，迨下學年授到漢唐時代，就得講述佛學，胡適未雨綢繆，經常瀏覽晨報上梁漱溟發表的文章，便透過晨報主編孫伏園，認識了梁漱溟，相談之下，頗有相見恨晚的味道。而後與蔡元培校長商量，從第三學年下學期起，改聘梁氏來校擔任中國哲學史。無巧不成書，受課學生，正好是他最後一次考北大的同期生，三年前的話，正好言中。相對之下，難免愕然。陳老師講罷，再正式講授東西文化。他介紹歐洲文化，說是歐洲氣候受地中海的調節，雨量充沛，因而森林茂盛，大型猛獸出沒，古代居民為安定居住環境，避免野獸侵襲，不得不發動剪草除根，一同與森林奮鬥。伐木要前進，自不能後退，世代相沿，使歐洲人，民族意識裏多半有進取精神。中國西起帕米爾高原

，水往東流入海，古代洪水泛濫，大水沖來，居民不得不調頭往高處跑，不能逆水前衝，於是形成退讓習慣。因此之故，可以說，中華民族美其名是和平民族，也可以說是水力文化形成的退讓民族。而後同學們遇到吵嘴鬥狠的時候，和事佬勸解時，都會藉用一句：「水力文化應該退讓！何必呢。」但有的同學硬不服氣，總是對上一句，若說我們是退讓民族，那末，幹什麼還要跟日本鬼子拼！

## 會計學系徒有虛名

復旦大學商學院會計學系，當時外界傳說，很有名氣。迨筆者進入復旦，讀了會計學系真不知「名」在何處。也許與曾經教過或讀過復旦商學院，在上海灘工商界嶄露頭角的錢新之、徐新六、胡筆江、潘序倫、奚玉書等名流巨擘有關。否則何以會浪得虛名，直愧煞我也。

說真的，考入復旦會計學系的同學，對會計學系，莫不視為畏途，倒是確有其事。每學期辦理轉系時，自會計學系轉出去的多，轉進來的少，考其原因，與難考難讀有關。

會計課程，介於自然科學與人文科學之間，不單要懂會計，也要懂數學與法律等學科。每屆期末考試，若考會計學，一考就是四個小時，即使會答會作，硬坐四小時，也吃不消。口乾舌焦，上海話：「真考足輸贏

。倘若攝護腺有毛病，每小時要去廁所一  
次的，豈不慘了。每期考不及格被當掉的，  
也大有人在。

傳說，系主任袁際唐教授，就被考不及  
格的無聊學生，趁夜闖入靜在黑暗弄堂裡，  
拿一馬桶糞便，扣到袁教授頭上，這種惡作  
劇，實在要不得。袁教授教過筆者成本會計  
，當時課堂裡，你可以看小說，女生可以擦  
胭脂粉，就是不能發問。有人一問，袁教授  
立刻板起面孔，你問的次數愈多，考試分數  
及格的希望則愈少。不管分批、分步、標準  
成本，若想弄通，就得靠自己另下功夫，觸  
類旁通，或者同班同學彼此之間切磋琢磨，  
各自表達一得之愚。我們袁老師尚有一口口  
頭禪：「吾倪（我們）廠裡向」，那能、那  
能。最後他準會問一句：「那（你們）曉得  
啦吧！」一間教室，靜悄悄鴉雀無聲，或是  
異口同聲對答：「曉得哉」，袁教授接著會  
說：「曉得了，『偶』課」，大家伸個懶腰  
，如釋重負。（「下課」，用上海話發音讀  
「偶課」）。

我們的審計學，是名教授安紹芸所授，  
安先生在交通大學專任，在復旦兼課。曾與  
立信會計學校、立信月刊、立信會計師事務  
所創辦，會計泰斗潘序倫留美同學。二人  
回國服務，曾一度想要合作，共同合組執行  
會計師業務，事務所名稱，潘先生主張採用  
兩位大姓為名稱，叫「潘安會計師事務所」  
，安老師反問潘先生，為何不用「安潘」，

潘前輩解釋曰：「古代有位美男子叫潘安，  
客戶容易記，而且唸起來順口，容易讀。」

安老師不以為然，便分道揚鑣。未幾，潘氏  
改用「立信」，安氏則用「大成」。嗣後，  
立信會計叢書、立信會計月刊、立信會計學  
校連同立信會計師事務所，在會計學術界，  
無人不知，無人不曉，名揚全國，不在話下  
。而大成會計師事務所卻不見經傳，知道的  
不多。倒是奚玉書創辦的公信會計月刊，後  
來居上，尚可與立信月刊相互媲美。筆者對  
上述兩種刊物全套都有，可惜當年臨行倉促  
，孑然一身，離開上海，這些精神的食糧便  
永無下落。可見古董古物之可貴，良有以也  
。

### 萬綠叢中一點紅

筆者常利用暑假加修必修課程，正式開  
學便儘量旁聽興趣所好的文學科目。所以像  
翻譯亂世佳人「飄」的傅東華教授、導演三  
千金的顧仲彝教授、名編戲家姚克教授、文  
字學家朱香晚教授等所授的有關文學戲劇課  
程或英文名著選讀都去就教。尤其趙景琛教  
授所開的中國俗文學或小說史，則從頭聽到  
尾，風雨無阻，一堂不缺。考試時也照樣參  
加，以便測驗一下自己的領悟力。有一次考  
小說史時，後座一位女同學偶然間信手掣我  
的衣襟，暗示「助人為快」，在相互心照下  
完成「服務為樂」。從此之後，彼此間往來  
就頻繁了。她多才多藝會寫會刻，也會作詩

也會填詞，曾親自鐫刻一把扇骨相贈。經過  
一段時間，自忖不敢高攀，便若即若離。迨  
後對方卻寫了一首七言絕句寄贈。詩句：「  
不是無端苦譽君，亦莊亦諧亦溫文，照人膽  
似秦時月，送我情如嶺上雲。」畢業後各奔  
他鄉，在遙送君行，暗舉觴的情況下，了無  
消息。

趙景琛教授對戲曲頗有研究，上課時講  
到關漢卿、馬致遠的作品時，動輒現身說法  
插播一曲，因而學生們也跟着附庸風雅的大  
有人在，趙先生確是一位文人雅士，對京戲  
也很愛好。

復旦當時有京劇名票焦鴻英與袁振華兩  
位女學長，彩排京戲，很多同學跟著助陣，  
趙老師亦被邀前來指導，在衆生捧月圍繞下  
，見到一位女同學身著大紅旗袍一件，趙教  
授便幽默了一句：「這真是萬綠叢中一點紅  
」。大家無不莞爾。

### 師長音容歷歷在目

這篇復旦大學在孤島的雜文，既然從無  
招牌的校門講起，就用門房作為結束。

門房老王，聽說在戰前江灣時代就在門  
房當傳達，他矮矮胖胖身材，春夏秋冬一襲  
長袍，斑斑白髮，望之很像一位教授。

他有超人的記憶力，儘管你是新生，不  
到一個禮拜，他就會喊出你的大名，學生的  
家信、情書、便條，只要有你的，一進大門  
，馬上遞到，絕無差錯。四年相處，比師生  
的感情還要親切。

當時有人想仿照西湖十景，來一個東施效顰編造赫德路復旦人文十景，除了李登輝（騰飛）老校長的禮帽、朱斯煌先生的皮包、李權時先生的身材、施霖先生的鬍子，金通尹先生的白髮、顧仲彝先生的眼鏡、褚鳳

儀先生的速算、周德熙先生的敦厚、焦鴻英學長的清唱等之外，門房老王的記性也算一景，也是一絕。  
拉拉雜雜寫到這裏，好像時光隧道又帶我回到上海復旦了。不知不覺，「頓使春回

五十年」，也加重了幾許鄉愁之感。那時節我所認識的師長與學長，音容笑貌，仍舊歷歷在目。可惜能在臺灣長相聚首的已無幾人，那時生龍活虎的小夥子，現在多半都是老態龍鍾，言之不勝感慨。

# 中外名人傳稿約

本社應讀者要求及作家建議，自三三八期起增闢「中外名人傳」專欄，除聘請編輯委員執筆撰寫外，歡迎國內外讀者惠賜大作，稿約如下：

- ① 中外名人傳每篇撰寫一人，字數每篇以不超過兩千字為限。傳文內容務必註明國別、出生地、生卒年月、重要學經歷、主要事功及成就、著述、特殊事跡、文字力求簡潔流暢，以通俗易解之白話文為限，對傳主直稱其名，單名連名帶姓不稱公、稱老、稱先生、不空格、不抬頭，以突破時空限制。
- ② 文稿請自行影印留底，如不採用恕不奉復亦不退稿。
- ③ 「中外名人傳」以現代人物對世界、人類社會有貢獻、有影響者為限，不論在朝在野，各行各業，均所歡迎，文末請註明參考資料，以便查對考正。摘錄他人著作、推薦名人小傳須經徵得作者同意。
- ④ 來稿一經採用，出版後將酌送稿酬或贈送本社及附屬出版機構書刊。
- ⑤ 惠稿請寄台北市龍江路一〇八號三樓中外雜誌社「中外名人傳」編輯部收。